

儒家修身之门径

《礼记·大学篇》

伍严两家解说

伍庸伯 严立三 / 著 梁漱溟 / 编著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儒家修身之门径

——《礼记·大学篇》伍严两家解说

伍庸伯 著
严立三 著
梁漱溟 编著

 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6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儒家修身之门径：《礼记·大学篇》伍严两家解说 /
伍庸伯，严立三著；梁漱溟编著. —北京：商务印书
馆，2016

ISBN 978-7-100-10291-9

I. ①儒… II. ①伍…②严…③梁… III. ①礼仪—
中国—古代②《礼记》—研究 IV. ①K892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4186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儒家修身之门径

——《礼记·大学篇》伍严两家解说

伍庸伯 著

严立三 著

梁漱溟 编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0291-9

2016年4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201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9 1/8

定价：46.00元



伍庸伯先生



严立三先生



梁漱溟先生

目 录

第一编 伍庸伯与严立三先生《礼记·大学篇》解说

- 《礼记·大学篇》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 梁漱溟 / 3
- 《礼记·大学篇》解说 伍庸伯口述 马仰乾等编录 / 31
- 《礼记·大学篇》通释 严立三 / 79
- 《礼记·大学篇》伍氏学说综述 梁漱溟 / 121

第二编 伍庸伯与陈亚三先生论学

- 释《孟子·尽心》章 陈亚三 / 205
- 答陈亚三书 伍庸伯 / 221
- 伍庸伯先生的讲话 黄良庸 记录 / 227
- 附录：《孟子·尽心》章论辨有关文字 / 235
- 伍陈往复论学书读后记 梁漱溟 / 239

第三编 伍庸伯先生传略与严立三先生事略

- 伍庸伯先生传略 梁漱溟 / 247
- 严立三先生事略 梁漱溟 / 277

编后记 梁培宽 / 281

第一编

伍庸伯与严立三先生
《礼记·大学篇》解说

禮記大典子集

伍嚴兩家解

說合印敘

一九六三年著

筆六五年卒

成也

申溪題

《礼记·大学篇》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

梁漱溟 著

(一)

儒家之学在求仁。“仁者，人也”，即求实践其所以为人者而已。孟子固尝言之：形色天性，唯圣人为能践形。儒家之学要不外践形尽性，非有他也。然牛生而成其为牛；马生而成其为马；人生而为人矣，若何有待更求实践其所以为人者邪？又孔子尝云：“仁远乎哉！我欲仁斯仁至矣！”顾既不敢以仁自许，亦不轻以仁许人；是何为而然邪？人之于仁，离合之间，难易之数，其必有以说明之乃可。

“仁，人心也”，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其在人心乎。人心究是如何的？此既非有形相可指之物，必须自家体认乃得。为了指点人们去体认，今且说两个方面：内一面是自觉不昧，主观能动；外一面是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则隔，从乎心则分而不隔，感通若一体。试从此两面潜默恳切体认去，庶几乎其有

悟人。

心非一物也，故无形体，但有其效用通过身体而表见出来。以上所言两方面，皆其效用也。人当幼稚，其身体发育未全，其心之效用即不充实完具。征之孔子“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亦可见此学无从过早言之。身体发育成人矣，习染随增，天真渐失，心之不能外于身体而显其用者，转因身体机能之自发势力（此兼先天本能、后天习染之惯性而言）而大受影响。所谓“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得”；不过略举其例，而“心为形役”一句话要可概括一切。《孟子》“人有放心而不知求”，《大学》“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”，显然皆谓此。于是而求仁之学为必要矣，不可缓矣。

牛马物类岂全然无心哉？独为其心锢于其身，其心为形役是固定的了，则几于无心矣。此其所以异于吾人之仁也。仁，人心也。心则主观能动者也，不为身体血气所主使，而主乎血气身体者也。其窍要则能自觉也。自觉失，即落于被动而不自知矣；几于禽兽之归矣！可不惧哉！

何言乎牛马锢其心于身邪？当知此非独牛马为然也，盈天地间一切生物，除人类而外盖莫不然矣。试看生物之一生，莫不为其个体保存、种族蕃衍两

大中心问题而尽瘁。其尽瘁于此也，虽有多途，在动物界大率以本能出之。本能者，先天预为安排规定之生活能力也。此要以节肢动物为代表，而蜂若蚁造其极。信乎蜂蚁之有其群，亦犹吾人类之有家、国；然而其群体内部之秩然有序者，未足尚也。盖生物莫不有其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之两面。重于群体生命者，则个体保存为轻；置重于个体生命者，又轻乎种族蕃衍。物各有其所轻所重，而蜂蚁之类则重在群体生命者，其一一之身体机构乃随之以有分异而配合成其群。夫社会秩序著见于其身，是锢其心于身者，不既昭昭乎。

牛马为脊椎动物。脊椎动物原不以本能生活为归趋。其身体结构之间，渐向主（脑髓）从（各器官）分明发展去，心独寓乎大脑，统属全身，居中而为之主宰；大脑特殊发达之人类即其最后出现者。相应的，在生活方式上先天本能随以减弱，而欵重后天补充学习。是盖中枢权衡灵活之用愈高，则各官体功能之先天预为安排规定者愈不足故耳。凡于此进化愈高之物类，其儿童期（不成熟期）愈以延长，至人类而最长者正在此。是即所谓理智之路。牛马本属此一脉路，顾其进度不高，犹滞于本能生活，遂不免锢其心于身也。即远高于牛马之灵长类，其生活总未能超越乎依靠本能，其心曾不得

不为其身之所囿。独至于人而豁然开朗，局面一新。

简单言之，人类之独灵于万物者，为其生活以理智而不以本能。本能犹机括也；理智非他，即此机括之倾向于弛解耳。脊椎动物之渐进于理智，不得之于积极有所增长，而得之于消极有所减除。减之又减，而翳蔽消除，其所透露者即人心也。本能者一触即发之动势也，所云翳蔽者指此。理智之特征在冷静；是人之所以能有知识思想，为一切物类所不及者也。人心之透露，即静德之透露也。《礼记》不云乎，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”，古人早见及之矣。

人心唯静，斯有自觉于衷。《大学》之“明德”指此。非静德无以有明德也。自觉不昧是其内在一面；其外面则无所阻隔，人与人之间乃至人与物之间感通若一体。人类之侧重于社会（群体）生命也，即由其无所阻隔而来，因亦不必有其一定范围。夫是乃所谓仁也。凡家人之间、国人之间、天下人之间，其得以有雍睦和平生活之一日者，胥赖此焉。

人类生命既以其解放于先天本能而得转其重心于群体，却更从其敬重社会生活而得完成其所走后天补充学习之路（没有那一点，不可能完成这一点）。两点相依相成，结合为一事，是即吾人所以有教育和学术的由来；人类之首出庶物特殊优胜于兹确立。

然人类非遂无本能也。古语“食、色，性也”，既明言之矣。后儒所谓“气质之性”，吾上文所云“身体机能之自发势力”、所云“血气”，何莫非指目乎此。人为生物之一，其于个体保存、种族蕃衍抑何能有独外邪？

然而又非无辨也。物类于此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，止乎其所不得止，颇邻于机械。其生命遂为本能所役使，无复自觉自主之可言。而在人类则大有伸缩余地，因之亦可能失之过当，亦可能失之不及，每为后天习染或意识所左右，初无一定。当夫不放失其心之人，则恒能自觉自主，处处有其节文。一言总括之：本能在物类生命中直若为之主；其在人类生命中却已退处于工具地位，附丽乎身体而心资藉之以显其用，而主宰自在也。此其辨也。

是故，牛生而成其为牛，马生而成其为马，蜂也、蚁也，生而成其为蜂与蚁；一切自是当然，宁有问题。而人之于仁，乃至不易言之矣。

(二)

人之于仁，诚所谓我固有之，不待外求者，宜其至易矣；胡乃言其不易邪？事实正是如此，同时具有其至易、至不易之两面。仁，人心也。心非一

物也，以求物者求之，夫岂可得？^①人有所求，莫不外顾，而心不在外也。不求自至，求之转不可得也。譬如睡眠，宁非至易事邪？然在病失眠之人，殆有百事莫难于此之苦。是何为而然？睡眠是大脑抑制，不可求也。意求抑制，则兴奋矣。纵或知其不可外求，多方以自喻自戒，而失眠之苦难忘，隐微之间犹存期待；兴奋卒不歇，抑制卒不来。唯其至易，乃适以成其至不易。

然其所以为不易，犹不在此。且不求自至者，不可恃也；殊未足尚。确言其所以为不易，有如下两层。

第一当知：人之易流于不仁也。人与人之间，从乎身则分则隔，从乎心则分而不隔。情同一体是为仁，隔则不仁矣。然而在自然环境、社会环境种种压迫威胁下，时时斗争、竞争的人生，此心能有几时得免于其身之牵掣者？是流于不仁，其势则然。方知识文化之未进，所受自然环境乃至外群异族之压迫威胁固极重；知识文化既进，宜较轻矣。而此时之人则视前又习于分别、计较、机变、诈伪，难说后有胜前前。自顾而不顾恤乎人，此人世纠纷

① 孟子悲悯人心放失，借喻鸡犬，提出警告，而如何求放心固不同于鸡犬之求。

所以无穷无尽，不得一日而息。知人与人感通不隔之难，斯知仁之为不易矣。

以上就利害得失之刻刻干扰乎人心言之。兹更言其是非之易有所蔽，而心之明德不明。是非存乎自觉，有不容昧。谚语“是非自在人心”，古语“人心有同然”，似天壤间宜必有公是公非者。然而社会秩序之在人，非若蜂、蚁之安排于先天也；凡宗教、礼俗、法律、制度——或总括云风教——起于后天而隐操是非之柄者，一时一地各有不同；横览大地，纵观历史，是非乃至纷然莫准。盖风教之为翳蔽，犹本能也。不过一则先天寓乎个体，一则后天起于社会耳。在生物千万年进化之后而有人心透露，若夫人心昭炳则又必待人类社会历史逐步发展之后也。^①孟子所云“义内非外”，“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”者，在事实上固从来皆不免在“义外”与“行仁义”之中。而此所行在外之义，抑且莫不有所偏。此从其一时一地各有不同，又可以判知之者。蔽矣！

① 当社会在经济上实现其一体性，人与人不复有生存竞争，而合起来控驭自然界时，实为人类文化发展上一绝大转换关键，而划分了前后期。前期文化不过给人打下生活基础，后期方真是人的生活。前期假如可称为身的文化，则后期正可称为心的文化。此处人心昭炳云云，盖指未来共产社会也。说详《中国文化要义》、《东方学术概观》、《人心与人生》各书，请参看。

偏矣！焉得仁？知不为习俗所移而有以独立地明辨是非之绝难，斯知仁之为不易矣。

在吾人生命中，恒必有一部分转入机械化（惯常若固定然），而后其心乃得有自由活动之余裕。此在个体则本能与习惯，其在社会则组织与礼制，皆是也。是皆人类生命活动之所必资藉，非必障蔽乎心也。然而凡可以为资藉者，皆可转而为障碍；此一定之理。心不能用之，则转为其所用矣。其辨只在孰为主，孰为客耳。其辨甚微而机转甚妙；心有一息之懈，而主客顿易其位焉。亦或不远而复，亦或久假不归。久假不归者不仁矣。不仁，非他，硬化之谓也。于内则失其自觉之明而昏昧，于外则失其情感之通而隔阂，落于顽钝无耻是已。其不远而复者，仍不免旋复旋失；其于不仁，宜不若是之甚。知平常人总不出乎旋复旋失与久假不归之间而莫能外也，斯知仁之为不易矣。

一切善，出于仁；一切恶，由于不仁。不仁只为此心之懈失而已，非有他也。恶非人所固有；不仁之外，求所谓恶者更不可得。是即人性之所以为善也。世俗徒见人之易流于不仁，不仁之事日接于耳目，辄不敢信人性善之说，正坐不自识其本心故耳。

第二当知：人不自识其本心，即将永沦乎上文所云“旋复旋失与久假不归之间”；而且失不自知其